

王用賓詩詞輯 王用賓詩詞輯 王用賓詩詞輯 王用賓詩詞輯 王用賓詩詞輯 王用賓詩詞輯 王用賓詩詞輯 王用賓詩詞輯 王用賓詩詞輯 王用賓詩詞輯

中華詩詞（B·1）研究院項目

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叢書

王用賓 著

王用賓詩詞輯

山西出版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愛國詩人王用賓

馬斗全

王用賓先生爲辛亥革命名人、國民政府政要，多爲人知。而作爲詩人，卻少有人知。至於他還是一位優秀詩人、一位陸游式的愛國詩人，就更是不爲人知。這樣的詩人不爲人知，既是詩人和詩的不幸，也是文壇和時代的悲哀。

王用賓（一八八二—一九四四），字太蕤，一字利臣，號鶴村，山西猗氏（今屬臨猗縣）人。同盟會早期會員，辛亥革命幹將，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除任國民政府司法財政部長外，又曾任立法委員、法制委員會副委員長、典試委員會委員長、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可能正是因爲此原因，他的詩作一直未能結集梓行，而只能散見於政協資料和有關書籍。本書所收主要爲王用賓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在重慶及西南一些地方的詩詞。數年之間竟有如許詩作，則其一生詩詞創作數量之多，可以想見。王用賓詩作絕大部分散佚，殊爲可惜。得以保存的這些詩詞，主要爲抗日戰爭時期之作。他因任職中央政府，所以抗戰時期多在重慶。一位愛國志士，身處民族災難最爲深重的抗日戰爭時期，其心，其詩，當然總繫抗戰，他詩中自云「僑蜀無

詩不悲壯」，信然。

讀王用賓詩，總被其中強烈的愛國情懷所感動。有些詩句，簡直是詩人血淚之心聲。如「愁見河山辱垢塵」、「對酒相看有淚絲」、「憂國血忱似火煎」、「中原戎馬總關心」。又如「捶牀狂叫快平倭」、「滿地干戈戰一場」、「哀兵復楚稱三戶」、「憤將扶眼向胥門」。當時形勢，與宋室南渡後頗為相似，所以他總是想到南宋愛國詩人陸游，詩中多次提到陸游，如「慘澹河山百戰中，披荊斬棘愧無功。時艱未許投閑散，空對煙蘿憶放翁。」「劫後中原景不同，兩京烽火慘殷紅。吟壇草就北征檄，誰似詩人陸放翁。」有人稱其詩有陸游風度，他以詩道：「南宋偏安竟爾終，中原淪喪古今同。匡時志切才情短，愧煞詩人陸放翁。」詩人以陸游自許，其詩也確有放翁豪壯之氣。我們來看他五十八歲生日之作：「九州多半戰雲連，破釜沉舟忽兩年。修劍支頤終有策，大牀空臥不成眠。憑增衰暮心猶壯，偏遇危疑氣益堅。准擬征東花甲子，銘功勒石到燕然。」「破釜沉舟」，指中華民族同日本侵略者決一死戰，「不成眠」、「心猶壯」、「氣益堅」，則是說自己，皆壯語。尾聯用西漢軍隊大破匈奴、勒石燕然山之典，表示欲親赴前線，到六十歲之年，一定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他隨政府自南京西遷重慶途中所作詩為：「棋局須爭最後枰，一時勝負亦常情。周遷東洛紓邊患，唐幸西川作貳京。兩戒江河懸峻壘，長淮草木抵奇兵。中朝但有平戎策，傳檄真堪定百城。」又如

聞國慶日南潯線大捷詩：「何物妖氛結彩虹，終教粉碎在虛空。驢鳴黔地技將盡，蛟射潯陽月正中。窮黷弄兵但孤注，竭盈撾鼓趁三通。論年民國該強壯，九服會看定一戎。」結句說中國一定能打敗小日本。又如和友人元旦之作：「戎馬倥傯亂驕皇，兩年抵抗尚差強。虬臨大樹終難撼，鳥集良弓未敢藏。得道寢多天下助，出師誓復漢京光。太平一笑當親見，結伴騎驢入晉陽。」這樣的詩還有多首，均對抗戰懷有必勝之信心。不獨慷慨激昂而滿懷信心，作為政府官員，詩人又有冷靜的思考。例如北望山西之詩：「故園眼見寇長驅，十二萬人一敗塗。表裏山河失襟帶，平蒲澤潞棄羌胡。宋非上黨難為守，唐下臨汾直犯都。西北勢將成拊背，中原防禦更何圖。」真有抗金將領宗澤「眼中形勢胸中策」意味。其子派充山西省黨部委員，赴任前他作詩示之：「十年隨侍忽分離，又是萬方多難時。三晉雲山新壁壘，兩河豪傑舊旌旗。歸來桑梓必須敬，劫後沙蟲尤所思。中夏存亡關上黨，軍民傳語好堅持。」送子詩，但以山西抗戰形勢和肩上責任喻之。再看其赴前線勞軍返重慶後寄人詩：「三月勞軍萬里程，中原形勢略分明。角聲聲策吟難就，沙際髑髏血未清。父老遮詢恢復日，旌旗屹堅漢家營。精神正是新溝壘，除此莫談紙上兵。」全力關注的，只是中原形勢和如何抗戰。還有答李子謙詩，告誡中國應有自己的抗戰決策，而不能寄希望於國際聯盟：「疇如鄴下黃鬚兒，突虜百騎得意時。伐國謀應為上計，交鄰道亦在先施。竟除爭戰無公理，只恐和平負

預期。國際制裁安可望，本來盟約等游嬉。」可知詩人當時是何等清醒。其他詩又云：「長期征討莫辭多，看到收棋爛到柯。縱敵一朝成永患，那堪誤國再言和。」據當時形勢知必長期抗戰，絕不能言和。

王用賓抗戰詩作中，還不乏憂心與沉痛批評之作。如《西征十首》之一首：「將軍豪語守中樞，百日安排一日輸。潰卒如潮湧京口，狡夷迂道擾當塗。可憐郊外全空壘，何恃江南又建都。知否六朝興廢易，金陵環顧太虛孤。」哀南京之淪陷，「百日安排一日輸」，語何痛切！離南京一年後又有詩曰：「山開幕府籌何事？城據石頭守不堅。」又如賦答張予昕秘書詩，則字字悲憤：「迎風戰壘尚縱橫，大轟城頭突結旌。江上覲顏辭故老，舟中掬指數傷兵。困圍孤地失形勢，攻守無人審重輕。誓共存亡豪語在，如何督將便偷生？」《山村夜感》，是其病中之作，讀來亦甚感人：「風色蕭蕭暮色橫，山村空曠少人行。更深警柝聲微重，天闇漁燈火倍明。故園汾沁連烽燧，戰士江淮半死生。歎息年來衰病甚，夜闌匣劍爲何鳴。」《車灣夜泊時我軍正圍攻嶧縣》詩更有「擊楫欲歌出塞行」、「夢魂飛去嶧山城」句。其他詩又有「長槍大戟都安在」、「匡時暗撫橫磨劍」等句。這樣的感人詩篇還有很多，不能一一列舉。

王用賓詩，既是積極鼓吹抗戰之作，又爲珍貴史料。如《慶馬相伯先生百齡上壽》序云己卯四月六日爲馬相伯委員百歲誕辰，其手創之復旦大學教師學生及諸知交，於

戎馬倥傯中，爲舉慶典。詩尾聯爲「惇史不因征討廢，好移酒米充壺漿。」注云：「馬先生悉移壽儀充慰勞傷兵之用。」《悼錢叔陵先生闔家殉難》詩序云：「武進城陷，錢抗節不屈，遂於是月二十九日闔家老幼及親戚僕姬二十六口被槍殺於城西之葫蘆灣。」詩尾聯爲：「葫蘆灣水碧如血，化作啼鵲有恨聲！」《吊吳子玉將軍之死》序云：「吳將軍自解兵柄，蟄居北平，敵酋多方威逼勢誘，凜然不爲動，卒以是憂憤成疾，於己卯十二月四日死焉。」《哀王吉占委員》最後云：「齎恨終身唯一件，長征未及凱歌旋。」序云王氏「本年三月十三日歿於柳州省立醫院。十二月尚有與余信，語極痛慘，以不及親見奏凱還師爲大恨。」《吊鍾將軍毅戰死蒼臺用其步人詠懷韻》，序云：「鍾字天任，廣西扶南縣人，抗戰以來轉戰江浙皖鄂間，迭挫強敵，以功擢師長。庚辰夏，鄂豫會戰，獨當隨棗正南，旋奉命馳援左翼，及抵新野之蒼臺，與敵遭遇，血戰盡日，卒以援絕彈盡，於五月九日拔槍自殺。」長詩《吊大同團寶山陣亡楊總隊長》，更詳細記述了山西岢嵐行政督察公署總隊長楊兆環率眾於團寶山與日寇血戰一日集體殉國之壯舉。事皆感人，當爲後人所銘記。「揚州慢」詞題爲《端午嘉陵江龍舟競渡適敵機襲渝頗慘憤寫此詞》，記敵機襲擊平民之暴行與己之憤慨，有「蟲猿盡化，無數犧牲」、「真堪一哭同聲」語。

詩爲心聲，只有真切愛國的人，才能寫出這樣的感人詩篇。所惜的是，他同王吉

占先生一樣，沒能親眼看到抗戰勝利。回想當年，同處災難深重之中國，有所謂「詩人」者，很少有抗日之作，乃至八年之中一首抗日詩也未作，則其愛國與否，甚至算不算中國人，不言自明。而王用賓這樣的愛國詩人，是不應被遺忘的，其詩作更不應該散失。中華詩詞研究院今不憚費力費時更出資爲王用賓先生公開出版詩詞集，使免散佚而得流傳，誠今代詩壇和文化之幸。

王用賓除詩之主旨、愛國情懷與陸游一樣外，創作之勤詩詞數量之多，也與陸游相似。讀書之多才學之廣也與陸游相似，這從其詩中明顯可以看出。用典使事，隨手拈來，遠非讀書較少者可比。是國家危亡之情勢和詩人本身之條件，成就了這樣一位優秀詩人。

本書主要依據山西省政協《山西文史資料》。非常感謝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收集并排印王用賓詩詞。據刊物編者云，所依爲王用賓當時自己編輯油印的幾本小冊子。故本書亦依冊編排，最后一集少數詩詞前後順序明顯有誤，亦未移動，姑依作者手編。對於排印本之錯字，此次出版只能據文義改正一些明顯之錯，有些字雖明知有誤，但爲審慎起見，未敢輕易改動，一仍其舊。所缺之字，依排印本以「□」標出。以俟將來找到王用賓手稿或油印件，再作改正。又，據排印本有些字不用現成鉛字而另爲拼造，知曾盡量依照原資料。所以本書亦爲照顧作者用字和寫法，不作規範與統

一。引文與原書不一致處，亦保持作者原所書而不出校記。本書由筆者負責編校，據上述情形和本人水平，知書中錯誤和未確之處尚多，實在有負王用賓先生，有愧於讀者，還祈不吝指正。

總序

(一)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五千年以上文明史而且未曾中斷的國家，詩歌發展至先秦，已趨成熟。《詩經》與《楚辭》為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文化結晶，也是漢以下歷代詩歌及辭賦取之不絕的源泉，後人言詩，無不上溯《風》、《騷》，探其根本。在博大深闊的國學體系中，《詩》歸於經部，《楚辭》及歷代詩詞文賦歸於集部，而經史子集中蘊涵的人文精神一以貫之。唯詩歌除情感之真、品德之善外，兼有文辭與聲律之美，為國學之英華。經漢魏六朝詩歌與樂府之嬗變後，三唐詩與兩宋詞達到創作的高峰，玉燦珠輝，各體俱備。宋元明清乃至現當代詩詞皆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宋詩以思致骨力勝，風貌與唐詩多異；元明詩道稍衰亦不乏佳製；清代則詩詞皆有中興之稱，大家名手百川匯海，蔚為偉觀。晚清自鴉片戰爭後面臨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列強入侵，萬方多難；進入二十世紀後革命軍興，王朝崩潰，而外患內憂極為深重。詩詞在滄桑易代之時頑強發展，仁人志士作雷霆之吼、血淚之呻，創作成就之重大，足可以在文學史上繼往開來，高矗豐碑。

詩詞是傳統文學中最精粹的形式，尤能展現中華文化載體——漢字音形義合一的優長，經過歷代詩人文士的加工創造，形成豐繁的體式和嚴謹的格律，富有聲韻上的音樂美、章句上的結構美和意象中的圖畫美。結合比興、用典等表現手法，使意蘊深厚，風格高雅。在詩體發展方面，從古體詩、近體詩到詞、曲，從四言、五言、七言到參差不齊的長短句，格律有寬有嚴，篇幅有長有短，新體誕生，舊體長存，百花齊放，鬬艷爭妍。「五四」以前從未出現過一種詩體新生就排斥、打倒舊體的現象，這是由傳統文化貴和尚中、兼容並蓄、融會貫通、多元統一的特質所決定的，與二元對抗式分裂思維迥然不同。總之，傳統詩詞雖是精英文化，表達以文言為主，但不斷吸收提煉民間俗語，並同化外來詞彙（佛教語言及近代西方經漢譯的語言），在前人的基礎上開拓新境。歷代之詩皆有其特定的時代氣息和風采，並與上古以來就具有的人文精神通貫始終，諸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成仁取義、守正祛邪、先憂後樂、天下為公、熱愛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品質，有超越時空的普世價值。

「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文學革命」者受西方學說影響，對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進行片面、激烈的抨擊，詩詞被譏為「貴族文學、廟堂文學、山林文學」，要徹底掃除。於是歐化體新詩風靡一時，語言全用白話，形式上擯棄聲韻格律，追求絕對自由，斷絕承傳關係。新中國建立後在極「左」思想的支配下，「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運動頻繁，「文

革」間達到高潮，包括詩詞在內的傳統文化遭到比「五四」時更為嚴厲的批判，蔑古意識充溢於學術界。文學研究被割為兩塊：對古典詩詞統統視之為供審查解剖之用的文化遺產，截止於「五四」前的清末；各種版本的現當代文學史祇談語體文與新詩，沒有文言文和舊體詩詞的位置，成為狹隘單調的新文學史。古代文學研究者守其本位，不關注現當代詩詞；現當代文學研究者更是視舊體詩詞為「封建骸骨」，不屑一顧，這就使舊體詩詞長期「在野」，處於被冷落棄置的境地。

但是包括詩詞在內的古代典籍未曾消亡，鼓吹「漢字拉丁化」也以失敗而告終，有真善美價值的詩詞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的心靈，任何強暴的勢力都無法將其摧毀，詩詞文化必然會被有識之士所繼承。「五四」後的民國期間，南北各大學中文院系仍在講授詩詞，提倡創作，培養出一批以詩詞研究為專業的優秀人才；各地均有詩人詞家結社唱酬；書局不斷出版詩詞，報刊亦時有發表；城鄉千萬個有傳統文化教養的家庭中，詩詞更是蒙童必讀的課本；新文學家中殊不乏「勒馬回韁作舊詩」的兩棲詩人。自一九一九年至三十年代初，近代詩壇諸耆舊紛紛凋謝，而新一代詩詞家群體在悄悄地崛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引發抗戰的怒吼，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日軍全面侵華，更使百千位詩人詞家深哀鉅痛，慷慨悲歌。直到一九四五年驅除日寇，國土光復，前後十四五年間，大量愛國詩詞的創作，持續不斷地達到高峰。在三年國共內戰中，詩詞依然波瀾壯闊，主題為指斥

國民黨政權的苛酷腐敗，哀痛民生，渴望和平，反對分裂。而當大陸鼎革、新中國成立之後，從「反右派」、「反右傾」、「大躍進」到十年「文革」，百花紛謝，萬馬齊喑，唯獨毛澤東詩詞得到空前廣泛的宣傳，家絃戶誦，其顯著效果是使各行各業的行政、工作人員受到革命的「詩教」，為八九十年代離退休老幹部的詩作留下楷模。同時，大批被打成「右派」和關入「牛棚」的知識分子與老幹部，在默默地吟詠詩詞，其中不乏揭露、抗爭之作。一九七六年「四五」期間的天安門詩歌，敲響「四人幫」的喪鐘；撥亂反正後思想解放的春風，融化了封凍詩魂的層層冰雪。八十年代初詩詞開始復甦，伴隨著「文化熱」、「國學熱」的興起，詩詞活動在社會上蓬勃開展：從京城到各省市，詩詞社團紛紛成立，頻繁舉辦各種研討會、吟誦會與大賽，諸多刊物公開發行，各種現當代詩詞選本、別集爭相出版，內部印行的書刊更是沈沈夥頤。據有關資料統計，海內各地詩詞組織已多達千餘家，詩詞報刊近千種，作者在百萬以上，作品數量之宏富遠超前代。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互聯網逐漸普及，出現各種詩詞網站，作者多為中青年，意境新美的篇章憑藉高科技手段傳播，無遠弗屆，開闢出極為廣闊的天地。通過以上史實之簡述，足見傳統詩詞經一個世紀的曲折歷程之後，已恢復活力並繼續壯大，成為當今群眾文化和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詩詞歷來屬於文學之正宗、文化之精粹，而當今的國學研究，無論是經史諸子還是集部詩文、佛道二藏，基本上都限於古典，停留在學術圈子之內，艱深的學術論文與著作，與大眾難

以交流，發揮其影響力。唯獨詩詞這種古老高雅的文學形式，既出於知識精英之手，又為民間廣大的作者群體所熱愛，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與美學體式得以廣泛流傳，深入人心，具有明顯的社會效果，這是歐化新詩和時下流行的俗文化、快餐文化所無法比擬的。關注和研究現當代詩詞，恢復和推行中斷幾十年的詩教，應該是弘揚國學、提高國民文化素質的一條甚佳途徑，是一種德育、智育、美育兼備，合乎理想的教育方式，與其他文化教育、科學教育可以並行不悖。隨著國力的不斷增強，中華文化必將迎來偉大的復興，傳統詩詞的創作和研究有著廣闊發展的前景和光明燦爛的未來。

(二)

從「庚子事變」(一九〇〇年)到「文革」結束，戰火彌天，風波疊起，我國處於長期動蕩不安的時代。清除「四害」後轉入改革開放時期，政局穩定，經濟繁榮。近百年間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艱難曲折，中西文化從激烈碰撞到雙向交流，政治體制、社會環境和思想意識都發生巨大變化，對文學有重大而深刻的影響，詩詞也不例外。生活在二十世紀的詩人詞家心憂邦國，情繫蒼生，以詩詞反映風雲多變的時局，不僅其作品內容有重大的革新，同時在詩詞的表現手法、語言和由此而形成的藝術風格、境界方面，也有更多的開拓和創造。許多傑出的詩人詞家，都從近代詩詞汲取過豐富的營養，當代中青年作手亦頗有霑溉。廢

除科舉制後，由新式學校培養而成的知識分子，與皇權時代「學而優則仕」的士大夫明顯不同，他們是以文藝謀生或從事教育、科研、新聞、出版的腦力勞動者，新中國成立後屬於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古代儒家士君子憂國憂民的入世精神，「修齊治平」的責任意識和涵容宇宙萬物的終極關懷，仍被知識分子傳承，同時汲取了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個性解放等新文化理念，因而詩詞創作既保持優秀的傳統，又能以新題材表現時代，呈現新的意境。知識分子中的人文學者，多有學貫中西、蜚聲國際的大師和專治詩詞之學並兼通文史的國學名家，其詩詞作品內涵宏博深沈，風格高華典雅，兼有詩人之詩與學人之詩的雙重特色，在近百年詩壇矗起藝術高峰。民國以來老一輩詩人學者到二十世紀末葉紛紛凋謝，繼起接力的為四五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其中出類拔萃者無不學養深厚，善承傳統而融化新知，詩詞遂能另辟奇境。概而言之，百年來以知識人士為主體創作的數量極為宏富、文質兼美的詩篇，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增添瑰寶，其重大的史料價值與崇高優美的思想藝術價值，必當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創作與理論探討緊密結合，互為促進，相得益彰，是我國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歷代詩話、詞話和有關論著，汗牛塞屋。近百年來治詩詞之學的專家學者甚多，創作之外，更有理論專著。諸家學說或專論古典詩詞，或兼及近現代作家作品；或論音韻、格律，或談創作方法與體驗；或繼承傳統的詩話詞話體例，或運用現代理論形式，吸收新意識新觀念，

其中多有融貫古今之大家手筆，其精博邃密的程度與古代論著相較，譬如積薪，後來居上。因此在研究名家詩詞作品的同時，必須探討其學術理論，方能全面深入地瞭解詩詞家的創作思想與審美觀，在此基礎上構築富有中國特色的現當代詩詞理論批評體系。

需要指出的是，當今很多學者以研究古代詩詞為專業，卻不通格律，「述而不作」，其理論完全脫離現當代詩詞的創作實際，流於空談。甚至多以西方的文學、美學理論框架硬套中國詩詞，不惜削足適履，歪曲本來面目。而我們提倡的學術研究，一方面是對傳統有切實的繼承，當然不排除新觀念新方法；另一方面更是與創作實踐的結合，如此方能有力地指導和促進當前的詩詞創作。

(三)

近百年來，歷經戰亂與政治運動，大量詩詞作品殘毀失傳，一部分作品僅存手稿、油印本或內部印本，分散在社會，尤其是老一輩已故名家的詩詞集，已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亟須搶救、保護。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古代詩歌史綿延不絕，唯獨到現當代缺乏舊體詩詞的記述，祇有白話新詩的文學史是不全面、不真實的，這一片鉅大的空白、嚴重的斷層，也亟待彌補。因此，全面搜集、整理二十世紀詩詞和相關的學術論著，采選其中精品編輯出版，為當今及後代子孫留下足資研究和創作借鑒的文本，是為當務之急，也是我們這一

代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二〇〇七年，中華詩詞(BVI)研究院誕生，聘請海內外詩詞家兼學者多人，從事二十世紀詩詞作品與相關文論的搜集、編選工作。研究院首先實施的規劃為《二十世紀詩詞文獻匯編》，是一種包括詩詞作品和相關文論的大型選本，古時稱為「總集」，在《四庫全書》中屬於「集部」。總集匯錄多人之詩文，合為一書，最古者為《昭明文選》及《玉臺新詠》；與總集相對而言的是輯錄一人詩文成為一書的「別集」。《隋書·經籍誌》曰：「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創，自靈均以降，屬文之士眾矣。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欲觀其體勢，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曰集」。古時抄錄某家詩文為一書稱別集，後世遂以為個人詩文專著之稱。總集之功用，在於網羅放佚，使殘章零什，並有所歸，復能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異出；別集則可觀某家著作之整體，有利於研讀之全面深入。《二十世紀詩詞文獻匯編》格於體例，所選諸家詩文，篇幅有限（每家詩詞入選者最多不超過二百首，而大家名手之作多有千首以上者），不足以體現近百年詩詞創作之全貌，文論的篇幅同樣受限制；且編選出於眾手，審美之眼光各異，或有精品反而落選者。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我們在《匯編》之外，編輯「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與「當代詩詞家別集」兩種叢書，與總集相輔以行。凡晚清、民國以來老一輩已故詩詞家個人專集，擇其質量上乘者編入「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叢書」；而當今健在之老一輩與中青年詩詞集，則擇優編入「當代詩詞家別集叢書」，兩類

叢書合而觀之，可見百年來詩詞承傳不絕之軌跡。

上述《滙編》和兩類「叢書」都是詩詞文化的重大工程，力圖存一代詩詞創作與相關學術理論之英華，為重寫現當代文學史、詩詞史準備充分的材料，打下堅實的基礎。盡管編委同仁兢兢業業，在廣征博覽的基礎上力求遴選足以傳世的精品，「別裁偽體親風雅」，而眼界、水平所限，或有遺珠，或多謬采，校勘之誤亦未能免，殷切期待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教。

中華詩詞(BVI)研究院《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叢書》、
《當代詩詞家別家叢書》編委會

二〇〇九年六月